



西湖志餘第九卷

錢塘田汝成輯撰

古吳姚靖增刪

方外玄踪一

杭州禪教皆宗天台天台之教始於智者大師大師名智顛字德安當梁陳時自荊州華容縣來天台山佛隴峯闡明宗旨遠近從之乃建寺曰修禪在昔如來因菩薩以普門示現而華嚴肇開至雙林高會無大無小同躋佛界及大雄示滅教亦陵夷

龍樹大士病之乃用權畧制諸外道發明宗極微
言東流惠文禪師得之由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
授南岳惠思今稱南岳祖師者是也當時教尚簡
密不能廣被及智者承之乃開止觀法門導萬法
之理而復於實際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
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
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
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
成者證此者也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

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明
則照照則一矣此止觀之所由作也智者之在當
時學者仰之爲指南其視天台猶鄒魯之洙泗也

杭州內外及湖山之間唐已前爲三百六十寺及錢
氏立國宋朝南渡增爲四百八十海內都會未有
加於此者也爲僧之派有三曰禪曰教曰律今之
講寺卽宋之教寺也嘉定間品第江南諸寺以餘
杭徑山寺錢唐靈隱寺淨慈寺寧波天童寺育王
寺爲禪院五山錢唐中天竺寺湖州道場寺溫州

江心寺金華雙林寺寧波雪竇寺台州國清寺福
州雪峯寺建康靈谷寺蘇州萬壽寺虎丘寺爲禪
院十刹以錢唐上天竺寺下天竺寺温州能仁寺
寧波白蓮寺爲教院五山錢唐集慶寺演福寺普
福寺湖州慈感寺寧波寶陀寺紹興湖心寺蘇州
大善寺北寺松江延慶寺建康瓦棺事爲教院十
刹杭州律院則昭慶寺六通寺法相寺菩提寺內
外靈芝寺不在五山十刹之列

昭慶寺戒壇蓋自明初澄照法慧兩律師奉上命而

爲之者登壇授戒嗣其傳者非出部劄故有真戒
壇假宗師之說每歲三月三日本寺開設戒壇海
內緇流雲集聽說佛法壇上設法座推其能通經
典戒行高潔者升座談經陳具定戒僧徒俯聽或
叅究疑難從問條解人授戒牒一紙其文云佛法
三藏以經爲首三學以戒爲先戒者實三寶之舟
航衆聖之街衢也論其行相則有二百五十之殊
究其威儀則有三千八萬之別佛佛相授祖祖相
傳持之則爲三乘證聖之基犯之則爲六道沉淪

之本三世諸佛因此戒而證涅槃一切菩薩由此
戒而成正覺是知究佛心者謂之禪非戒不明宣
佛語者謂之經非戒不尊故戒爲萬行之首衆德
之源者也其五戒曰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
語不飲酒其十戒則益之以不着花鬘纓絡香油
塗身不歌舞戲倡妓不坐高廣大床不非時食不
捉生像金銀錢寶又具足戒一百五十餘皆載牒
文得之者若士人之應舉中式云
戒鵬本作戒蠟西域番僧結制之日秤其身若干觔

卽以蠟爲身亦若干觔解制之日再秤之若身重
於蠟卽爲得道蠟重於身則學敗矣蓋制中拘窘
鮮食寡睡淡薄強忍非寧定者不肥也

佛書浩瀚罕求宗旨吾於杭州得三僧焉其言雖近
易而樞要可窺矣圓修居鳳林白樂天從問佛法
大意修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樂天曰三歲孩兒
也解慙麼說修曰三歲孩兒雖說得八十老翁行
不得寰中居虎跑嘗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
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宗杲居徑山嘗對

宋仁宗曰瞥起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惟恐覺
遲如此數語不幾於近道者乎

玉泉寺者曇超遺跡也僧史稱其居靈苑山一定累
日忽見一人來禮曰弟子赤亭山土神也村民鑿
山壞龍室羣龍忿誓二百日不雨今已百日田池
枯涸欲屈救蒼生超許之乃至赤亭爲龍祝願龍
亦悔悟化人見禮於超明日大雨

駱賓王之敗也落髮靈隱寺中人無識者宋之問遊
寺月下遠廊吟曰鷺嶺鬱嵒嶷龍宮鎖寂寥數過

不徹有一僧對長明燈坐失禪床問曰少年何事
苦吟之問曰欲題此詩而思不屬僧曰何不云樓
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驚喜遂爲終篇及旦
訪之已不見矣人以爲駱賓王也

會通者姓吳名元卿唐德宗朝爲六宮使方春韶花
卉盛發玩賞移時因感悟自是忽忽不樂帝恠而
問其故以願從釋爲對遂放歸錢唐謁烏窠祝髮
服勤數年未蒙印授一日告辭烏窠曰汝何往日
諸方學佛法去曰若是佛法吾此亦有少許曰如

何是佛法鳥窠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卽豁悟
不復他行世號布毛侍者今昭賢寺乃通道場
續空者吳人本齊君房也苦貧力學爲凍餒所驅唐
元和初游錢唐至孤山寺饑臥莽中有胡僧顧君
房曰法師旅况諸否且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洛
中同德寺乎探囊中出一棗如拳曰食之能憶過
去未來事君房食訖而寐頃之乃悟昨講經事遂
落髮孤山寺中

寶達者晦跡靈隱山號剎利法師善持秘呪晉天福
時浙江水溢激射湖山寶達誦呪止之夜有偉人
黑冠朱衣謂達曰伍員復求雪耻爾師慈心爲物
員聞命矣自是潮擊西興而杭州東岬沙漲數里
至今靈隱寺有印沙床照佛鑑皆其遺跡也

布袋和尚者在奉化縣岳林寺嘗皤腹以杖荷一布
袋凡供身之具盡貯袋中隨處偃臥梁貞明三年
於寺中東廊石上端坐而逝今杭州諸寺皆塑其
像撫膝袒懷開口而笑荷布袋於傍蓋僧家藉此
以示雲遊之狀爲募化之資爾岳蕭之珂嘗贊其

像曰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多少自在

文喜禪師初叅仰山山令典常住一日有異僧求齋食喜減已分饋之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何人汝給食否答曰輟已回施山曰汝大利益一日定中見文殊跨獅子緣甕側喜訶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遂掌之文殊湧空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尋止杭州千頃寺次住仁王寺光啟三年錢王請住龍泉廨署大順元年錢王表薦賜紫乾寧四年又奏加號曰無著是

年十月告衆曰三界心盡是涅槃言訖跏趺而終壽八十塔於靈隱西塢

贊寧者德清人出家靈隱習南山律宗武肅署爲兩浙僧統時名律虎太祖徵入京賜號通慧賜紫徐鉉入直澄心堂至飛虹橋馬輒不進裂鞍斷轡筆之流血掣韁却立鉉貽書贊寧寧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隨毀者是也鉉斲之去土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脛可長五尺膝而下長三尺髀骨皆段柱然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

糟纒漚之遂爛焉徐諤嘗得畫牛一幅畫嚙草欄
外夜則歸臥欄中持以獻後主煜煜獻之宋太宗
以示諸臣無能辯其理者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
灘積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和色著物
則晝隱夜見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有石落海岬
滴水碧色染物則晝見夜隱此牛二形殆二物所
畫也

貫休者以詩謁錢武肅王云貴逼身來不自由幾年
辛苦踏山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

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
雲閣豈美當時萬戶侯王愛其詩遣客謂曰教和
尚改十四州爲四十州方與相見休曰州亦難添
詩亦難改閒雲孤鶴何天不可飛耶飄然入蜀
契盈者閩僧也從吳越王登滌波亭王曰三千里外
一條水契盈云十二時中兩度潮人以為切對蓋
其時兩浙貢賦自海路至青州登陸故云三千里
真觀者姓范氏錢唐人父母禱佛而生左掌有仙文
右掌有人字居靈隱石室戒行精高祈禱輒應嘗

作愁賦爲詞人所稱隋開皇十四年自衆而逝有塔在東岡

道誠者錢唐人居月輪山號慧悟大師天禧中撰釋氏要覽三卷又注王勃所撰釋迦成道記丞相王隨知杭州嘗與爲友

遵式者姓葉字知白其母乞靈於觀音遂生式學行孤高博習教觀苦學嘔血兩足皮裂式願力堅固以死自誓建下天竺寺著淨土懺法金光明觀音諸本懺儀行於世故號慈雲懺主

慧勤者餘杭人居孤山聰明才智能詩文慶曆間遊

京師二十年請造公卿聲華歛起歐陽永叔勸之

使歸作山中樂三章以送之其詞曰江上山兮海

上峯藹青蒼兮杳噴叢飛霧散兮邈乎青空天鏡

鬼削兮壁立於鴻蒙岬懸磴絕兮險且窮穿雲渡

水兮怒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有平田廣谷

兮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土肥兮鳥獸

雖離其人麋鹿兮旣壽而豐不知人間幾時兮但

見草木華落爲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

中山中之樂不可見今子其往兮誰逢其二丹英
翠蔓兮巖壑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石巉巖
兮橫路風颯颯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嘯
夜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紛以青紅千林靜
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嗟世人兮曷不歸來乎山
中山中之樂不可見今子其往兮誰從其三梯崖
構險兮佛廟仙宮耀空山兮鬱穹窿彼之人兮回
亦目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
蔭長松之蒼蔚兮藉纖草之手茸苟其中以自足

兮忘其服胡而顛童自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亦
絕世而逃踪惜天才之甚良兮而自棄於無庸嗟
彼之人兮胡爲老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
之返兮誰同蓋公惜其才而將引之以歸儒也勤
旣瀕行而公復作詩送之云越俗僭宮室傾貲事
彫牆佛屋尤其侈耽耽擬侯王文彩瑩丹漆四壁
金焜煌上垂百寶蓋宴坐以方床胡爲棄不居棲
身客京坊辛勤營一室有類燕巢梁南方精飲食
箇笋鄙蒸羊飯以玉粒粳調之甘露漿一饌費千

金百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昃不敢嘗乃茲隨
北客枯粟充饑腸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清光餘杭
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煙霏四面起雲霧雜芬芳豈
如車馬塵髣髴染成霜三者孰苦樂子奚勤四方
乃云慕仁義可以治膏肓有志誠可嘉及時宜自
強人情重懷土飛鳥思故鄉夜枕聞北雁歸心逐
南檣歸兮能來否送子以短章

蘇子瞻佐郡日與僧惠勤惠思清順可久惟肅義詮
爲外方之交嘗同泛西湖有詩云三吳雨連月湖

水且夜添尋僧去無路湫湫水拍蒼駕言徂北山
得與幽人兼清風洗昏翳晚景分濃纖縹緲朱樓
人斜陽半疎簾臨風一揮手悵焉起遐瞻世人驚
朝市獨向溪山廉此樂得有命輕傳神所殲

參寥者於潛人出家智果寺其見知於東坡也以臨
平絕句宗婦曹夫人者善丹青遂作臨平藕花圖
當時崇誦可知矣其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
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
仲殊嗜蜜思聰嗜琴東坡詩所謂招得琴聰與蜜殊

者是也仲殊善詞而小調尤勝如訴衷情詠西湖
云湧金門外小瀛洲寒食更風流紅船滿湖歌吹
花外有高樓晴日暖淡烟浮恣嬉遊三千粉黛十
二闌干一片雲頭又詠夏景云故園避暑愛繁陰
蔽日流霞供酌竹影篩金泉漱玉紅映薇花簾幙
素質生風香肌無汗綉扇長閒却雙鸞棲處綠筠
時下風箏吹斷舞影歌聲陽臺人去有當年池閣
佩結蘭英凝念久言語精神依約燕別彫梁鴻歸
紫塞音信憑誰把爭知好景爲君長是蕭索

思聰爲行童日東坡倅杭州令和參寥子昏字詩聰
立成有千點亂山紅紫翠一鈎新月掛黃昏之句
東坡大稱賞大觀政和間聰挾琴遊梁日登中貴
人之門久之遂還俗爲御前使臣方其將冠巾也
蘇叔黨因浙僧入都送之詩云試誦北山移爲我
招琴聰詩至已無及矣

辨才元淨之住天竺也善持呪水飲病者輒愈杭人
尊事之熙寧九年秀州嘉興令陶彖有子疾甚辨
才適以事至秀州令素聞其名卽馳詣告曰兒始

得疾時見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女行
至水濱遺詩曰生爲本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
夜開衾幃待君至自是屢來且有言曰仲冬之月
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
知所處願賜哀憐辨才許諾因杖策從至其家除
地爲壇取楊枝露水洒而呪之三遶壇而去是夜
兒寢安然明日復來結跏趺坐引兒問曰汝居何
地而來此答曰會稽之東下山之陽是吾之宅古
木蒼蒼師又問汝姓誰氏答曰吳王山下無人處

幾度臨風學舞腰師曰汝柳姓乎乃蹶然而笑師
良久兩目汝無始已來迷已逐物爲物所轉溺於
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延
及無辜汝今當知魔卽非魔魔卽法界我今爲汝
宣說首楞嚴秘密神呪汝當諦聽訟旣往過愆返
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女子謂
兒曰吾將去矣久與子遊情不能遽舍願舉一觴
爲別因相對引滿旣罷作詩云仲冬二夕是良時
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盃酒共君千里遠

相離遂去不復見

佛印禪師者杭之蠟燭菴聖水寺皆其道場也世傳其談諧滑稽而僧史亦眇其人不爲列傳東坡貶惠州時佛印致書云子瞻負高才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相爾人生如白駒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眼成空何不一筆都勾尋取本來面目子瞻讀書萬卷而未知性命所居不可謂之聰明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觀此書亦似乎近道者惜渠所謂性命之旨無從質難之爾

大通禪師者操律高潔人非齊沐不敢登堂東坡一日挾妙妓謁之大通愠形於色公乃作南歌子一首令妙妓歌之大通亦爲解頰公曰今日叅破老重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貶眉却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蘇子瞻九日尋臻闍黎遂泛小舟至惠勤師院詩云白髮長孃歲月侵病眸兼怕酒盃深南屏老宿閒相訪東閣郎君懶重尋試碾露芽烹白雪休拈霜

蓋嚼黃金扁舟又截平湖去欲訪孤山支道林
皎如晦者淨慈寺僧也嘗作卜算子詞云有意送春
歸無計畱春住畢竟年年用看來何似林歸去日
斷楚天遙不見春歸路風急桃花也似愁點點飛
紅雨
重喜者會稽人爲僧錢唐少捕魚不識字忽能通佛
書作偈頌嘗云地爐無火一囊空雪似楊花落歲
窮乞得苧麻縫破衲不知身在寂寥中其解悟如
此

高麗寺輪藏甚偉宋時高麗國進金字藏經一部貯
其中到今猶有存者其原起於傳大士以經目繁
多人或不能遍閱乃就山中建大層龕一柱八面
實以諸經運行不碍謂之輪藏人有發菩提心者
推轉是輪卽與持誦諸經無異故今天下輪藏皆
設大士像

妙應者江南人宣和中和往來京洛間能知人休咎
狂奔走飲酒食肉不拘戒行人呼之爲風和尚蔡
元長奪職居錢唐一日直造其堂書云相得端明

似虎形搖頭擺腦得人憎看取明年作宰相舞爪
張牙喫衆生又書云衆生受苦兩紀都休已而悉
如其言

季宗幸天竺及靈隱有僧淨輝者隨侍上見飛來峯
問輝曰既是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
靜又看觀音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念觀音菩薩
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季宗大喜

賈似道當國一日退居湖山有蜀僧襤縷徘徊賈問
之曰汝爲何僧對曰某詩僧也似道見湖中有漁
翁遂命賦之僧請韻賈以天字爲韻僧應口對曰
籃裏無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脫簑
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賈喜厚贈之

濟顛者本名道濟風狂不飭細行飲酒食肉與市井
浮沉人以爲顛也故稱濟顛始出家靈隱寺寺僧
厭之逐居淨慈寺爲人誦經下火累有果證年七
十三歲端坐而逝今寺中尙塑其像

楊廷秀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依
舊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又

有住山僧者或謀攘之僧乃掛草屨一雙於方丈
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屨流行坎止任安排老
僧脚底從來濶未必枯骸就此埋愚謂前一詩可
為士人筮進解褐之規後一詩可為士人勇退抽
簪之法

温日觀者宋亾出家瑪瑙寺豪飲不羈往往出憤世
語善畫葡萄枝蔓皆合草書法時寫詩文於上嘗
在朱宣慰家作畫訖遂寫一詩云昔有朱買臣今
有朱宣慰兩個擔柴夫並為金紫貴朱雖武夫然

雅敬日觀軒然笑曰我果然曾賣蘆柴和尚知我
遂厚酬之

德祥者號止菴仁和人故宋時為僧涉元屬念舊國
其風雨詩云風雨閉門三十日年光虛度一分春
婁原舊國鶯花夢白髮江南有幾人聽雨詩云半
夜思家夢裏愁雨聲落落屋欄頭照泥星出窓前
黑淹爛庭花不肯林望月詩云中庭地白樹棲鴉
冷露無聲濕桂花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色落
誰家止菴持戒律書法擅名一時詩刻苦高逼郊

島所著有桐嶼集

原妙者號高峯吳江人出家淨慈寺立三年死限學
禪年二十二請益斷橋倫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
何去話於是脇不至席口體俱忘時雪巖欽寓北
欄塔欣然懷香往扣之方問訊卽打出再往始得
就近欽忽然罵曰阿誰與你拖個死屍來聲未絕
卽打如是者不知其幾高峯禮扣愈虔忽視五祖
演和尚真讚云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透
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遂登天目山獅子巖結

廬終身焉

明本者錢唐人姓孫氏幼好梵唄結趺坐長則出家
吳山聖水寺時有高峯原妙禪師居天目山獅子
巖立死關以待叅學明本往扣之師欣然知爲大
器也久之明本誦金剛經恍有開解者謂識量依
通雖於義趣通解終非悟也已而薙染給侍死關
晝服力役夜事禪定十年而學成豁然超脫宗旨
別傳九流諸子罔不淹貫激揚提唱機鋒翕霍圓
轉不窮時稱大辨焉號中峯有廣錄三十卷元元

統二年詔收入佛藏揭傒斯爲之序有塔院在聖水寺

宋時僧家以四月十五日結制安居刹院不敢起單雲遊建楞嚴會每日誦經修懺朝廷降賜金帛檀信隨喜施助無虛日至七月十五日設齋解制謂之法歲周圓

守仁一初者靈隱寺僧也少從楊廉夫游善歌詩字亦遒勁與張伯雨友善嘗題石鱗泉詩云神鼇驅水到禪家清出龍泓味更佳晴帶浦雲穿曉籟暗

隨山雨走寒沙玉臍圓映波心月瓊沫香浮沼面

花擬待春風招社客焚香來試九溪茶其哭楊廉

夫詩云玉笙聲斷泣龍君撼樹虬蟬漫作羣一代

春秋尊正統兩朝冠冕在斯文他生有約尋圓澤

後世何人識子雲舊業門生知幾在下車空拜馬

陵墳題張伯雨初陽臺唱和卷詩笙管聲沉彩鳳

飛朝陽出海散晴暉一時文物推延祐五夜丹光

起太微歲月無情詩卷在江山如故昔人非祇應

湖上梅花月照見荒臺獨鶴歸洪武間徵授僧錄

右善世所著有夢觀集

來復見心者豐城人從笑隱於中竺洪武初以高僧
徵仕至左覺義有詩名所著有蒲菴集嘗有贈一
夢老人詩高臥蓬萊最上峯希夷獨許往來同三
生風月形骸外百歲乾坤寤寐中槐樹雨涼秋袂
薄梨花風暖夜床空黑甜自足平生愿不管東窗
曙色紅詩巢詩雅頌千篇插架齊高情渾似浣花
溪鳳銜錦字朝還集鶴惟文光夜不棲辟采香芸
除舊橐補添紅葉認新題自從刪後醇風變厭聽

喧啾百鳥啼臥雪齋詩雪滿空山歲月遷冷齋獨

臥廣文壇自依太素無塵地夢入通明不夜天碧
碗茶香清淪乳紅爐木火煖生烟諸兒幸免號寒
訴枉駕何須郡守憐先生臥雪嬾謀身不肯干時
只任貧簾捲空明孤榻曉窗寒虛白一窩春梅花
帳外寒聲急竹葉樽前歲事新曾憶朝回鳩鵲近
水晶光動玉龍鱗偶與絕句詩黃金堆屋只嫌貧
飽食何曾厭八珍欲把長繩繫白日乾坤誰是百
年人崑崙懸水立黃河吼地流來萬丈波若比人

心應更險笑中無奈暗操戈

復見心洪武間徵入京師其師欣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頻婆果且畱殘命喫酸梨復不聽後竟坐法論死臨刑而悔且道師語上命併逮欣將殺之欣曰此故得臣偶舉之非有他也上問出何經欣曰出大藏某錄某函某卷第幾葉命檢視之果然乃釋之見心在當時與諸縉紳友善張伯舉贈之詩云蓮花峯下大香樹吹老西風幾度秋僧寶師真洪覺範詩窮我亦孟參謀文章宇宙千年事身世

江湖萬里舟甚欲相期石橋路更須同訪羽人丘

又云自入赤墀青瑣間舊遊禪侶亦闌珊青山只憶招提境白首初辭供佛班馬爲空羣猶矯矯鳥能求友自關關終期一舸相尋去知在桃溪第幾

灣又云既見錢唐別築城淒涼風景若爲情湖隄柳盡曾遊路石壁苔荒舊刻名老我無能爲燭武

何人可飲勝公榮沃洲勝會還容續卽擬山中隱計成高季迺和見心兼簡泐禪師詩云高堂鐘鼓毒龍驚曾布袈裟海上城廬岳禪師傳法印道園

學士許詩名幾趨北闕瞻天近獨坐南屏對月明
書到喜聞雙徑老兩華新散滿瑤京

大欣笑隱者南昌人住中竺有學行研窮教典旁貫
百家所著有蒲室集元文宗召赴闕特賜三品文
階一日省相請笑隱看潮其日寺火時恩斷江住
虎丘寺同日災有僧爲詩戲之曰欣哉笑隱住中
峯本是鴻儒學說空羅刹江頭潮未白稽留峯下
火先紅青霄有路干丞相緝殿無顏見大雄若使
斷江知此意兩人握手泣西風

如蘭字古春富陽陳氏子洪武初嘗應高僧名又善
相術于蕭愍公少時博戲市中古春撫其背曰少
年何不自愛異時撥亂救世之宏才也時有道人
在傍古春旣去道人呼反之曰汝相如斯而已乎
古春更熟視之曰不得考終道人首肯曰和尚可
教矣古春問其姓名居處道人笑而不言懇扣之
給曰暫寓福田寺翌日訪之竟無有也

湛然名圓澄會稽夏氏子得法於曹洞清凉大覺禪
師萬曆間住徑山所著有宗門或問慨古錄思益

簡註楞嚴臆說法華意語涅槃疏金剛三昧等卷
凡建大刹五築石塘一百五十里屢著神異遠近
宗之

覺浪名道盛浦城張氏子因大父死遂疑死從何去
忽聞貓叫有省投夢筆山出家得法於東苑海臺
後開堂金陵天界及杭崇先徑山等五十三處嘗
示衆云有血性漢被世界磨成無血性漢被世界
磨滅示寂後塔於棲霞山有學庸宗旨莊子提正
儒宗三寶及語錄百餘卷

康齋不知其名四川人崇禎間至富陽栗塢山枯坐
石洞中一日忽語里人曰貧僧欲去願乞薪若干
屆期屑薪於空地跌坐其上以油布帽覆首吐三
昧自焚觀者如堵火已發忽舉帽向人呼曰大衆
信女中有生氣相冲火不得化請各退避衆詢之
果有孕婦輒命去復以帽自覆火遂大舉須臾而
盡其徒收骨入洞中

正巖字豁堂金陵郭氏子七齡絕葷十歲喪父依靈
隱薤染禮彌陀作偈有善才叅後無童子更二千

年我一人之句參淨慈三峯漢和尚聞靜板聲悟
後嗣橫山一默駐足南屏 國朝康熙初以無妄
逮訊江寧無何事解得歸預言逝期至日沐浴更
衣書偈而化所著有詩文偈誦語錄若干卷尤善
書法間畫山水多做元人嘗見其春遊越南詩云
盪漾扁舟去沿溪進若耶山川隱奇變雲日撰高
華竹秀高僧寺蘭香處士家歸樓應早計顧影莫
西斜

二隱不知何許人自江南誣逮來浙謂弟子將示寂

諸弟子泣拜日旦日當庭鞠賴師理解師撒手其
如弟子何乃止次日事果得白歸問日午末日午
矣說偈曰昨日歸家時未至今日歸家正午時夢
幻空花畱不住此心能有幾人知微笑而逝

弘禮號具德會稽張氏子從漢月藏苦叅十七年授
以衣拂其在天寧學侶奔湊有五千衲子下揚州
百億瓊花暗點頭之句順治初靈隱寺燬師卓錫
鼎建康熙丁未從徑由至天寧一日顧謂法嗣原
志曰我十九日到上方法須用汝代說至期曉起

更衣呼曰隨吾上方去頓足一下遂示寂

西湖志餘第十卷

錢塘田汝成輯撰

古吳姚靖增刪

方外玄踪二

張道陵者漢留侯良八世孫也生於天目山學長生
之術隱蹟高居章帝和帝累召不起久之遍遊名
山東抵興安雲錦溪升高而望曰是有異境遂泝
流而之雲錦洞有仙巖焉煉丹其中三年青龍白
虎旋遶於上又得秘書通神變化驅除妖鬼後於

蜀之雲臺峯昇天所遺經籙符章印劔以授子孫
其四代曰盛復者徙居廣信之龍虎山世襲天師
之號今杭州羽流稱正一者皆其教也
蔡經者餘杭人嗜學仙術王方平偕其妹麻姑降經
家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念背癢時好以此爪爬之
方平卽知乃鞭經曰麻姑仙人也何敢如是宴畢
命駕昇天經尋亦脫去

葛洪者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少以儒學知名性寡
欲無所愛玩雅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

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
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
鮑玄玄亦內學道古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
洪傳玄業兼綜醫術著撰精覈而才章富贍洪見
天下已亂遂避地江南征鎮檄命一無所就晉元
帝爲丞相辟爲掾尋賜關內侯求爲勾漏令帝以
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爾帝從之遂
將子姪往止羅浮山七年忽與廣州刺史鄧嶽疏
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登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

坐赤目中兀然若睡而卒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
軟舉尸入棺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今其
墓在葛嶺而煉丹諸井蓋其避地時遺蹟也

許邁字叔玄丹陽句容人也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
冠嘗造鄒璞璞爲之筮遇泰之上六爻發謂曰君
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蹟
潛過人莫知之邁乃往候探其至要時父母尙存
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雷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
西湖潛通五嶽於是立精舍於懸雷而往來茅嶺

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覲省
而已父母旣終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有終焉
之志乃改名玄字遠遊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
首論神仙之事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羽化
或云稽留峯卽遠遊嘉遯之所也

郭文宇文舉河南軹人年十三歷華陰石室中得石
函丹經習之後晉亂避大滌山有虎嘗爲之役負
笈隨行悉如其意至梁乾化三年詔封靈曜真君
杜子恭錢唐人有道術嘗借人爪刀匿索不得主隨

子恭至嘉興有魚躍入舟剖之得刀其神怪往往
如此晉時豪族貴望多執弟子禮沈警孔靈產皆
有道之士莫不尊事之
馬湘字自然錢唐人或曰鹽官人候潮門外水府淨
鑑觀其修煉之所也世爲小吏湘獨好經學尋棄
去隨道士遊方外醉墜霄溪經日而出衣不沾濕
喝溪水能令逆流指柳木隨水上下指橋令斷復
續投錢井中呼之一一飛出其他戲術不可枚舉
嘗登秦望山賦詩云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畱歷數

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
水光吞遠徼雨添嵐氣茂高林秦王謾作驅山計
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卒於家時唐宣宗大中十
年也明年劔州奏自然白日飛昇上異之勅杭州
啟棺視之止枯竹一枝而已

管歸真錢唐人天聖間遇一青衣自言姓邊氏有黠
化黃白之術願以爲贈歸真問曰歷歲久遠能無
變否曰五百歲後當復故爾歸真笑曰得不悞後
人耶青衣以手加額曰先生真人也吾有紫府符

法珍藏已久今得先生豈可隱乎於是跪而受之
不踰年符法大振祥符中召赴闕行符救病無一
不愈京師旱召歸真作法龍虎飛躍膏雨大霑加
大法師賜號正白先生一日召其徒告之曰綉衣
使者告吾功業上帝召吾任職矣遂偃然而化熙
寧中趙抃守杭記其行事曰法師之學自給得
宣和時錢唐有葛道人者無他技能惟業屨自給得
錢卽沽酒放浪湖山人無識者一日爲寺僧修屨
口中微作吟哦僧訝問之笑曰偶得句未成章爾

僧曰願聞之對曰百轉已休鶯哺子三眠初罷柳
飛花僧驚嘆知非凡流後不知所往

陸永仲字維之餘杭人少與計偕入泮羣法徒邀令
雜坐命道人相之道人指永仲曰秀才問以科第
曰且還山及別道人以粒丹授永仲曰緩急用之
永仲下第循汴而歸怒濤大作以丹投之風浪恬
息岸上有呼永仲姓名者則道人也遂幡然有出
家之想隱大滌山中逍遙詩酒嘗作觀潮酌江月
詞高宗見之嘉賞召見辭不赴他日駕幸洞霄將

以翰林處之時憲聖太后謂上曰山林隱士無求
於人無強令出山也遂止臨終有詩云岳南之館
白雲端鳳笛龍簫徹廣寒一鶴曉飛冲碧落羣仙
笑倚玉闌干

王迥字子高錢唐人丰儀秀朗清曠逼人飄飄然時
有出塵之想嘗逢仙女周瑤英携之同遊芙蓉城
乃作歌一篇以記其事歌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
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案翡翠屏雲舒霞捲千娉
婷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疎星往來三世

空鍊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間飛爽靈無復
白日乘雲輶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淒餘馨
因過緱山朝帝廷夜聞笙簫弭節聽飄然而去誰
使令皎然明月入窗櫺忽然而去不可執寒衾虛
幌風冷冷仙宮洞房本不扃夢中同躡鳳凰翎徑
渡萬里如奔霆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
銘遶樓飛步高矜竦仙風鏘然韻流鈴蘧蘧形開
如酒醒芳卿寄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返瓶羅巾
別淚空熒熒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紛醴醒

此生流浪隨滄溟偶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觀
三庭勿與嘉穀生蝗螟從渠一念三千齡不作人
間尹與刑子高故居後爲錢唐尉司而北郭稅務
側有片石周益公題曰奇俊相傳爲王子高石也
濟南李芟宋乾道中寓臨安軍營中聚學自給暇則
縱遊湖山嘗詣淨慈寺過長橋於竹林迷徑見青
衣道人鬪筭芟揖之道人問所往曰將往淨慈瞻
禮五百羅漢道人曰未須去且來同食燒筍食之
甚美俄而風雨晦冥失道人所在芟皇懼伏林間

少頃雨竟而出至寺門覺身輕神逸行步如飛歸
舍不復飲食其兄大猷訪之來臨安芟聞之徑去
雲遊茅山矣又云入蜀隱青山大猷後爲梓路官
使人至眉訪之眉守報云數年前聞已輕舉乘雲
去今惟繪像存焉

景定間清河坊扇店有一道人求補扇店乃與一新
扇道人於扇板題一詩曰一輪明月四時新一握
清風煞可人明月清風年年有人世炎涼知幾塵
題畢擲扇而去板厚數寸墨蹟直透於背觀者紛

紛賣扇比常不同遂致富後道士來以袖拂之字
遂不見

王壽衍字眉叟號月溪有學行元至治初徵入京師
授弘文輔道粹德真人提領開元宮一時名士若
虞楊范揭皆與友善大振玄風時有浙省都事劉
時中者名士也既卒貧無以葬壽衍躬至其家吊
哭撫其遺孤營其喪事乃爲葬於德清縣與已壽
穴相近便於拜掃人皆服其友義

張伯雨之初見趙子昂也喜其作字勁健贈以雪麈

將軍碑墨令師法之書遂超越飲酣伸紙作大草
尤妙小楷變率更家數世稱二絕詩宗杜古選類
大曆間諸子文學韓而冷語類漢獨於畫未工或
引敗筆貼綴木石人物亦有賞適蓋論意不論象
也嘗從其師王壽衍入京時燕地未有梅花惟吳
閒閒宗師自江南移植護以穹廬扁曰澹芳伯雨
造其所恍遇西湖故人徘徊既久不覺熟寢其中
壽衍竟日不見憂其迷路伯雨覺而已喃喃開笑
曰伯雨素有詩名宜有作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

五千里翻身跳入仙人壺之句閒閒大喜送之翰
林集賢袁伯長虞伯生揭曼碩諸公和之由是名
大起一時浦城楊仲弘清江范德機金華黃晉卿
吳興趙仲穆交甚善晚居三茅觀修玄史歷紀道
家高士自序曰老子玄足者也是集不與焉尊之
也作黃篋樓儲古圖史作水軒於浴鵠灣營墓於
靈石場售繫腰作梁名玉鈞橋橋南數十步作藏
書石室自勒銘而吳睿隸古所著出世集三卷碧
巖玄會錄二卷尋山志十五卷

祝小山粵人嘗寓藕花居後於三聖橋尸解去後有
遇諸粵者

李坦之錢唐人風度高遠寄情巖壑往來洞霄石室
間讀書賦詩歌皆超軼前古其山中苦寒歌云深
山苦寒弗可居門前積雪三尺餘陰崖一夜石皴
骨寒瀟萬瓦冰垂鬚道人凍臥山之麓暮爨松明
煮溪綠山陰孤棹期不來夢入幽巖聞折竹征西
將軍持短兵馳馬夜渡黃河水關東諸將面欲裂
巖光獨釣桐江雪

西泠印社
卷之十一
一

西湖志餘第十一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古吳 姚靖 增刪

藝文賞鑒

宋高宗雅工書畫作人物山水竹石自有天成之趣
上用乾卦印晚居北內多用太上皇帝之寶德壽
殿寶國公遺跡悉歸上都流傳人間者不過殘線
片幅爾

元時杭州有宮扇二好事者得之燕市一畫雪夜泛

舟一畫二色菊理宗題其背有與盡爲期及晚節
寒香之句劉靜修因賦詩云天津月明啼杜鵑梁
園春色凝寒烟傷心莫說靜康前吳山又到繁華
年繁華幾時春已換千秋萬古合歡扇銅雀香銷
見墨痕秋去秋來幾恩怨一聲白雁更西風冠蓋
散爲烟霧空百錢韞錦天畱在禍胎要鑒驪山宮
當時夢裏金銀闕百柱樓前無六月瓊林繡發後
庭春珠簾晴捲天門雪棹歌一曲白雲秋不覺金
人淚暗流乾坤幾度青城月扇影無情也解愁五
雲回首燕山北燕山雪花大如席雪花漫漫冰峩
峩大風起兮奈爾何理宗嘗畫南樓風月橫披有
併作南樓一夜涼之句靜修題詩云試聽陰山勅
勒歌朔風悲壯動山河南樓烟月無多景緩步微
吟奈爾何又云物理興衰不可常每從氣韻見文
章誰知萬國中天月只辦南樓一夜涼蓋才到天
中萬國明宋太祖月詩也

景獻太子者燕王德昭九世孫希懌之子也工翰墨
畫竹尤佳喜作掛屏枝稍傍出如簷底乍見濃墨

獵獵頗具掀舞之態上用善雅堂印凌雲翰題其
墨竹詩云古來畫竹誰最豪蕭悅不及王維高文
與之後到景獻學得而唐金錯刀齊統新裂裁成
扇頃刻春雷穿鐵硯剛成標以裊翠名宛似黃陵
廟前見九疑峯高雲氣迷天寒日暮娥英啼手中
瑤瑟不敢鼓恐有鳳凰來上栖宣和年間好時節
徽廟丹青更奇絕南渡王孫愛墨君猶是東都舊
枝葉二百年來迹已陳烟梢露葉長清新有熊垂
衣今復覩制箒未必無伶倫詩人尙友須千古真

披心內良工苦安得此圖掛北窗坐聽秋聲起風
雨

宋時吳連朋說善楷書虞伯生嘆其深穩端潤非近
時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大抵宋人書自蔡君
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
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
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
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弊流金朝而南方獨盛
遂有張於湖之險澁張卽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

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而尚可類鶩吳興
趙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然直吳興體爾非
晉書也予比至吳越見連朋書最多皆隨分贊嘆
且圖來者稍守正法爾觀伯生所叙如是則知吳
書真宗晉法今杭州題扁不復一有而張卽之書
有存者可惜也

夔夔子山者康里人元時爲浙江行省平章書法妙
絕自松雪翁之後罕能及之杭州扁額多出其手
嘗問客一日能寫幾字客曰聞趙學士言一日可
寫萬字公曰余一日寫三萬字未嘗以力倦輟筆
也

李和錢唐人以粥故書爲業尤精於碑刻凡博古之
家或有贗本求一印識毅然弗從其印文李和鑿
定石刻印

俞子中和號紫芝錢唐人洪武中隱居不仕工書翰
臨晉唐帖行草學趙子昂逼真好事者得其書用
松雪款識人莫能辨弘治中有詹仲和者亦學松
雪書畫假梅花道人爲識往往亂子昂真蹟

蔣廷暉暉錢唐人博涉子史精楷法永樂中以有司
薦入翰林受中書舍人歷禮部郎中兼侍書七十
引年壽八十八在官四十餘年小心謹密未嘗有
過友道周好賑貧恤沒未嘗責報其致仕還也楊
文敏公贈之詩云薊門三月春晝長有客翩然思
故鄉爲言衰邁已七袞乞身幸已辭明光憶昔年
華正強盛工書深得臨池興遠師羲獻爭清妍近
法歐虞擅遒勁龍飛九五永樂初姓名早已登薦
書拜官雖列鳳池上載筆每向詞林趨毫端日日

傳恩旨綸綍輝煌播遐邇乘閒縱意時一揮多在
人家畫屏裏後來遷職尙書郎內庭如舊承寵光
白金文綺頻有賜三十餘年鬢髮蒼顧予自昔同
供奉青眼相看意逾重只今別我遂歸休千里湖
山入清夢祖筵酒滿黃金卮盡醉休嗟臨路岐他
時儻遂懸車願定過錢唐話別離成化間有百戶
吳東升者亦善楷書張靖之寄之詩云轅門歌管
振芳辰翰墨窮工世絕倫缺氣猶寒彈月後筆花
空晚夢中春盛時郎將烏紗舊幕府儒賓白髮新

二十年知今共老相逢不是薄遊人

蕭照獲澤人靖康中流入太行為盜一日掠至李唐
檢其行囊不過粉奩畫筆而已仰知其姓氏照雅
聞唐名卽辭賊隨唐南渡唐感生全之恩盡以所
能授之紹興中補迪功郎畫院待詔其畫山水人
物異松怪石蒼浪古野書名於樹石間惜用墨太
多爾其時有開封蘇漢臣工釋道人物尤善嬰兒
與照齊名西湖亭榭寺觀所畫多二人筆也
馬和之錢唐人紹興中登第官至工部侍郎善人物

山水筆法飄逸纖悉粉藻自成一家高孝兩朝最
重其畫尚書毛詩三百篇命和之篇畫一圖會成
巨帙至今杭人尚有存其散逸者其後有顧興裔
者專師和之但設色不逮爾

李公炤煒錢唐人尚仁宗女爲駙馬都尉善水墨竹
石尤工章草飛白其時有裴叔詠者與公炤友善
善蘭竹窠木怪石雜之李畫中無辨也上用嘉善
堂印

林椿錢唐人工花草翎毛瓜果皆師趙昌傅色輕淡

生意藹然淳熙中待詔畫院賜金帶以寵之其徒
有彭臯

劉松年錢唐人居清波門俗呼暗門劉紹興間待詔
畫院師郭禮工人物山水意氣精神遠過於禮寧
宗朝進耕織圖稱旨賜金帶高季迪題劉松年畫
詩樵青刺篙勝搖槳船頭分流水聲響青山渺渺
波漾漾白鷗飛過時一兩載書百卷酒一壺日斜
出遊女兒湖隣舟買得巨口鱸醉拍銅斗歌嗚嗚
此樂除却江南無凌雲翰題劉松年野意圖詩野

水連村綠雲山隔岸青橋低疑碍艇樹密不遮亭
竒字無人問清琴只自聽百年棲宿意把卷憶曾
經

李嵩錢唐人李從訓養子工人物山水道釋尤長於
界畫光寧理三朝待詔其徒有馬永忠豐興祖顧
師顏皆傳其法嵩老倦作多令永忠代筆也其孫
李章者亦善畫張靖之題李嵩小景二絕水西山
外淨無塵樓閣東風萬樹春獨倚欄干千里望半
醒半醉是何人其二臺榭高虛淡月明夜深風露

起秋聲無端別鶴傷人思調得瑤琴曲未成
夏珪禹玉錢唐人寧宗朝待詔賜金帶工人物山水
醞釀墨色麗如染傳筆法蒼老墨汁淋漓雪景學
范寬院中人物山水自李唐而下無出其右者其
後有朱懷瑾者墨法全師夏珪但欠瀟灑風度爾
珪子森亦善畫高季迪題夏珪風雪歸庄圖詩江
雲粘波晚模糊青山忽失如亾逋乾坤瑩淨水作
壺春意散入千林枯野橋古渡行人無清響瑟瑟
鳴殘蘆江天萬里一老夫短策如蝟舟如鳧魚寒

入泥不上窠歸來遠識漁村孤柴門夜叩聞犬呼
徑竹壓折誰撐扶山妻自炊稚子沽不羨炙肉圍
紅爐嗟予客遊歲屢徂詩囊隨驢走髯奴長安何
處覓酒徒飛花撲頭貌不烏旅舍無夢遠江湖慚
對風雪歸莊圖張靖之題夏珪松濤怪石圖詩巨
靈鑿山翻地軸老龍槎牙奮空谷茫洋灑氣溢不
收一道奔騰鬼神哭呂梁洪上孤月明徂徠黛色
參天橫黃河一瀉幾千里人道天潢東向傾劉士
亨題夏珪山水圖詩夏珪丹青世無敵遠近淡濃

歸數筆天機所到入神妙此圖尤爲人愛惜青山
峩峩樹重重高泉一派飛白虹雲林烟谷互隱見
羊腸細路東西通溪邊丈人清似玉倚窗悠然吟
不足我役黃塵奔競途勞生頗欠看山福春風幾
度薔薇開舊時猿鶴相驚猜有田可畊書可讀家
在山中歸去來

馬遠號欽山其先河中人世以畫名後居錢唐光寧
朝待詔畫師李唐布景齊整工山水人物花鳥種
種臻妙獨步畫院其樹多斜科偃蹇至今園丁結

法猶稱馬遠云兄達亦善畫子麟能世家學然不
逮父其時有蘇顯祖葉肖巖亦師馬遠蘇筆法稍
弱俗呼爲沒興馬遠葉小景酷似而大幅不如也
然工傳寫馬遠嘗畫三教圖釋迦中坐老子儼立
於傍孔子乃作禮於前蓋內璫故令作此而侮聖
人也理宗詔江子遠作贊子遠贊云釋氏趺坐老
聃傍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遂大稱旨高季迪題
馬麟夜景美人圖云燕睡簾前夜未深羅衣應怯
軟寒侵風傳漏板還堪數月混梨花不易尋翠館

紅樓猶裊裊華燈繡闥正沉沉畫中一片春宵景
寫出幽人悵望心

王輝錢唐人理度朝畫院祇候工人物山水釋道與
李嵩同家間用左手描寫人目爲左手王其時有
白良玉何青年方椿年亦工釋道椿年又善著色
山水其後有鼎臣者亦師輝

樓觀錢唐人工花鳥人物山水得馬遠筆法第傅色
稍欠細潤爾咸淳間畫院祇候其後有徐道廣者
工花鳥法樓觀

俞珙李瓘俱錢唐人工人物山水布景著色俱師梁
楷瓘之徒范彬劉樸亦善畫其時有錢光甫者專
科畫魚精妙如活

陳清波錢唐人多作西湖全景工三教圖寶祐間待
詔

陳宗訓杭人工釋道人物士女師蘇漢臣描染勁硬
人呼爲鐵陳也其時有孫必達亦師漢臣

魯宗貴錢唐人工花竹禽鳥窠石描染極佳其時有
張茂花鳥精緻小景更妙

馬宋英温州人至錢唐淨慈寺寫古松於壁題云磨
出一錠兩錠墨埽出千年萬年樹月明烏鵲誤飛
來踏枝不著空飛去丁大全賞其詩畫急命索之
人忌其能闕不令出卒不遇遂成詩讖其時有毛
信卿者亦温州人善畫竹杭人最重之自云大竹
畫形小竹畫意蓋得法於趙牧之也

錢選字舜舉雲川人宋末時人入元以工畫花鳥名
江南王思廉題其壽陽梅圖云一聲白雁度江湖
便覺金陵王氣銷畫史不知亾國恨猶將鉛粉記

前朝又陳儼題其畫花云雪翁夙號老詞客亂後
却工花寫生寓意豈求顏色似錢唐風物記昇平
金應桂字一之號蓀壁錢唐人在宋爲縣令入元隱
風篁嶺書法歐陽率更畫學李龍眠

黃子久公望富陽人聰明絕倫通百氏說山水師董
源而晚變其法運思落筆氣韻流動可入逸品元
至元中浙西廉訪使徐琰辟爲書吏未幾棄去更
名堅號大癡道人放浪江湖年八十餘卒所著有
山水訣行於世

嘉興林叔大椽浙江行省時貪墨鄙吝然頗交接名
流以沽美譽其於達官顯宦則刲羊殺豕品饌甚
盛若士人君子不過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大癡
作畫多士畢集而此品復出衆皆捫腹潤步譏謔
交作叔大赧甚不敢仰視遂揖潘子素求題其畫
子素卽書一絕句云阿翁作畫如說法信手拈來
種種佳好水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搽大癡
笑謂曰好水好山言達官顯宦也阿婆臉不搽言
素面也言未已子素復加一句云諸佛菩薩摩訶
薩俱不解其意子素曰此謝語卽僧家懺悔也闔
掌大笑而散叔大數日羞見客

沈秋澗麟錢唐人山水師郭熙兼能寫貌樹稍鷹爪
松葉攢針山多盤聳石作雲皴頗得郭家風度
陳鑑如仁和人精於寫神至今其子孫猶傳家學也
鑑如嘗爲趙文敏公肖像公援筆改其所未然因
謂曰唇之上何以謂之人中蓋自此而上眼耳鼻
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畫陽三畫
陰成泰卦也

王思善釋號癡絕生其先睦人至正間居杭之新門
從構李葉居仲年十二三已能丹青亦解寫真嘗
爲居仲作小像面部如錢而精采宛肖後得顧周
道開發益造精微嘗爲寫像秘訣行於世

周如齋仁和人山水學高房山

王叔明其先吳興人隱於仁和之黃鶴山號黃鶴山
樵善詞翰畫學王維與吳興倪元鎮詩畫齊名

王若水淵錢唐人幼學於青趙文敏公多所指授故
畫法兼綜古人無一筆院體山水師郭熙花鳥師

黃荃人物師唐人而水墨花鳥竹石尤絕品也其
徒有臧祥卿者亦名家天曆中若水畫集慶龍翔
寺兩廡壁時都下劉總管者總其事劉命若水於
門首壁上作一鬼其壁高三丈餘難於著筆因取
紙連黏粉本以呈劉曰好則好矣其如手足長短
何若水不得其理因具酒禮再拜求教於劉劉曰
子能不恥下問吾當告焉若先配定尺寸畫爲髀
體然後加以衣服則不差矣若水受教而退依法
爲之果善

宋汝志錢唐人元時開元宮道士號碧雲王人物山水花鳥師樓觀同時有王景升者亦道士與丁青溪俱學李嵩王輝丁尤工寫照

高彥敬號房山善山水怪石噴浪灘頭谷口烘鎖潑染作者鮮及一日與客遊西湖見素屏潔雅乘輿畫奇石古松數日後趙文敏公爲補叢竹後爲戶部楊侍郎所得虞文靖公題詩其上云

僧若芬字仲石婺州曹氏子爲上竺寺書記模寫雲山以寓意求者漸衆因謂世間宜假不宜真如錢

唐八月潮西湖雪後諸峯極天下偉觀二三子當面蹉過却求玩道人數點殘墨何耶歸老家山古澗側流蒼壁間占勝作菴扁曰玉澗因以爲號又建閣對芙蓉峯號芙蓉峯主嘗自題畫竹云不是老僧親寫曉來誰報平安其時有淨慈寺僧惠崇亦號玉澗善山水六通寺僧蘿窗善龍虎猿鶴蘆雁長慶寺僧慧舟善小竹雖千百成林而不見冗雜上竺寺僧仁濟芬玉澗之甥書學東坡墨竹學俞子清梅學楊補之自謂用心四十年作花圈稍

圓爾

馮君道錢唐人畫花竹翎毛酷嗜鴈鶩每袖養之觀其飲啄以資畫筆

杭人沈積中家藏進馬圖一幅徐一夔爲之跋云右進馬圖一人戴皮冠冠上懸赤丸一大如菽冠簷則緣文貝爲飾穿窄袖袍袍用文綺爲之縷金綠欄著烏皮靴靴樣尖而直製若一字北向拱手立容甚恭肅蓋主進馬者一人拱手立於其後容亦恭肅袍靴同而冠不懸丸不緣貝必其從者也一

人童顛辮髮而不加冠牽一馬而前其馬毛色皆黑自頸至膊墨瀋深潤如玄雲蒸雨獨鼻梁隆起而白狀若玉隴蓋白鼻騮也一人亦不冠童顛椎結而鼻加高牽一馬隨之其馬昂首長鳴欲追前馬馬滿身皆旋文如用縹纒錢勻敷可以枚數而貫蓋連錢驄也一人大畧如前牽一馬出其後耳若批竹尾若擁篲兩蹄擎空而出欲追前馬牽者苑挽之而力不能制面有努力容而馬之背則微赤自腹以下皆淺白色蓋赭白馬也相馬法曰形

白雜毛曰駁卽赭白也此三馬者神駿之氣有一空凡馬之意余締玩久之目眩神悸如見所謂天廐天龍者余聞古之賢君有獻千里馬者却之不受不知此圖模何代所進馬意其流傳人間亦不過好大喜功之具獨爰畫師運思之精寫人物如生亦一奇也此篇大率摹倣畫記序事精婉而所名三馬形稱有據可爲作文之法

戴文進錢唐人當宣正時馳名海內山水人物翎毛花草兼法諸家尤長於馬夏中年猶守師法晚學

縱逸出畦徑卓然一家文進作畫不耐拘束其時有按察使某者往往以勢凌之文進崛強不肯就役按察使大怒以徽纒繫之裸膝跪階下逼令畫神荼鬱壘適布政使黃某者閩人也雅重文進見而大驚爲之申解乃免文進感之作畫四幅以獻黃公其孫宗器嘗以示予真神品也宣廟喜繪事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文進入京衆工妬之一日仁智殿呈畫文進以得意之筆上進第一幅秋江獨釣圖一紅袍人垂釣水次

畫家惟紅色最難著文進獨得古法入妙宣廟閱
之廷循從旁奏曰此畫甚好但恨鄙野爾宣廟扣
之乃曰大紅是品官服色穿此釣魚甚失大體宣
廟頷之遂揮去餘幅不復閱古稱文人相傾雖藝
家亦爾也

西湖賦西湖圖俱難得佳者蓋摹景則滯離景則虛
惟戴文進西湖圖稍稍超脫

楊文敏公爲戴文進題竹雪書房詩戴君舊業家錢

唐幽齋剩種青篔簹冰森玉立鬱蕭爽珮珂時動

音鏗鏘一林遙接淇園綠萬箇如臨渭川曲涼宵
白晝風月清翠影重重覆書屋四時佳致迥不同
况茲清絕當嚴冬朔風吹雪滿空下凝稍綴葉相
玲瓏素娥冉冉來雲表皓鶴翩翩舞林杪是時掩
卷一凭欄高興滿襟應不少恍如玉壺照人窗牙
籤玉軸生輝光開徑便宜同蔣詡映書更覺慕孫
康一從寄跡京華地翹首山房想初志陽春桃李
任紛紛勁節貞心自無異何人爲君寫此圖故鄉
景物渾不殊興來展轉對坐久一點塵埃窗外無

沈啟南工畫山水人物嘗寓西湖寶石峰僧舍劉邦
彥寶峯僧樓看啟南畫因懷畫中詩人存沒云尋
僧重上寶峯樓對景興懷不自由東海傷心諸老
散西湖回首十年遊摩挲舊畫題新句慚愧青山
對白頭空負梨花一尊酒無人共載木蘭舟又湖
上逢啟南云僧樓重會沈休文把酒看山興絕羣
一道泉聲池上落兩湖春水座中分苦唵野鳥如
憐我不飲山花亦笑君須把老懷傾倒盡毋勞別
後賦停雲張靖之送啟南云一月湖山踏翠薇紅

塵不上木綿衣看花偶與東風便放筆欲將西子
歸班白才名推禹錫丹青家法過元暉平生詩畫
畱情處不是閒行見亦稀又題啟南湖山畫云山
通城郭水通岐晴日登臨雨日思四百八十可遊
處三萬六千堪醉時蕩漾黃金湖上景畱連白髮
畫中詩直須倒景窮玄賞欲借孤山放鶴騎
張靖之工詩畫平生鑒別名品題跋甚多嘗作目送
飛鴻手揮五絃圖復自序云癸卯寓杭戲寫墨送
飛鴻手揮五絃圖潦草爲婢子所笑因題與女玉

祥收爲劉氏清話其詩云九月十五住杭州瀟瀟
風雨生離愁閒尋敗筆作圖畫生紙爛墨傷昏眸
小鬟立侍笑欲倒走入幽閨向娘道山頭秃似土
灰堆樹根亂若蓬蒿草空中四鳥飛橫斜筆濃大
似赤老鴉烏紗素服一閒客坐看去鳥彈琵琶我
生不是丹青者適興投情恣揮寫等閒塗抹豈足
言便有傍觀說高下何況嵇康妙絕倫清談曠視
能容身玉祥在室時手自繪綉美人圖精妙絕倫
及嫁攜歸劉氏希仁希仁者杭指揮使也舉裝成
軸乞詩於靖之因題云蘭蕙情懷冰雪容生來未
解出簾櫳瓊琚冷佩蠶房雨翠帶香披綉閣風雙
玉已諧琴瑟調五花新受鳳鸞封明朝早有蒸嘗
事自採蘋蘩步月中

事自林蕙...

王已...

...

...

西湖志餘第十二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古吳 姚靖 增刪

香奩艷語

蘇小小墓或云湖曲或云江干古詞云妾乘油壁車

郎跨青駃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今西陵乃

在錢唐江之西則云江干者近是也元遺山蘇小

小圖詞槐陰庭院宜清晝簾捲香風逗美人圖子

阿誰畱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

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
釵頭
弘治初于京兆景瞻自南都謝事歸杭號南湖歸叟
雅好吟詠一日展其先太傅肅愍公墓邀馬浩瀾
偕往舟泊第三橋景瞻命浩瀾首倡而已和焉翌
日浩瀾復與王天璧泛湖天璧善箕仙術每吟詠
有窘卽扣仙續之常携箕以行浩瀾因請名之箕
旣動浩瀾問仙何名書曰有事卽問問畢告名浩
瀾曰有句捧瑤觴南國佳人一雙玉手久未有對

願仙成之卽書云跌寶座西方大佛丈六金身二
公咸駭愕箕運如飛復成一律云此地曾經歌舞
來風流回首卽塵埃王孫芳草爲誰綠寒食梨花
無主開郎去排雲叫閭闔妾今行雨在陽臺衷情
訴與遼東鶴松柏西陵正可哀後書云錢唐蘇小
小和馬先生昨日湖橋首倡已而箕寂然不動二
公相顧若失莫測所以

商玲瓏者餘杭歌者也白樂天作郡日賦歌與之云
罷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能

西泠志卷之十二
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
酉時沒腰間赤綬繫未穩鏡裏朱顏看易失玲瓏
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還歌時微之在越厚幣
邀去月餘始遣還贈之詩因寄樂天云休遣玲瓏
唱我詞我詩多是寄君詩明朝又向江頭別月落
潮平是去時

韓汝玉令錢唐眷一妓嘗宿其家一日宴起縣吏挾
之立門外候聲喏汝玉卽升妓家中堂受喏翌日
下吏杖一百卽解官自劾云某無狀不檢爲吏所

侮無以涖民請解印歸時范文正公知杭州大奇
之曰公傑士也願自愛卽令還職汝玉旣滿復携
此妓遊西湖戀戀一月不去文正公置酒餞之召
妓佐酒候汝玉極醉時令舟子解纜去及醒則舟
離錢唐十數里矣後汝玉歷膺仕有聲而文正公
愛惜人才襟量不可及也

菡桃者寇萊公妾也淑靈能詩萊公嘗高會集諸妓
賞綾綺千數菡桃獻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
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多少工夫織得成

萊公爲之默然尋貶嶺南道杭州菑桃有疾謂萊
公曰妾必不起幸葬我於天竺山下萊公驚哀不
已菑桃曰相公宜自愛亦非久居人世者已而公
果薨於雷州

朝雲者姓王氏錢唐名妓也蘇子瞻宦錢唐絕愛幸
之納爲常侍朝雲初不識字旣事子瞻遂學書粗
有楷法後從泗上比丘尼義冲學佛亦通大義有
子曰幹兒未朞而天蘇子貶惠州家妓都散去獨
朝雲依依嶺外子瞻甚憐之贈之詩云不似楊枝

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立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
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
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陽臺雲雨仙未幾朝雲病
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葬之惠州栖禪寺松
林中東南直大聖塔子瞻悼之詩云苗而不秀豈
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立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
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
臥竹根無遠近近燈勤禮塔中仙又作詠梅西江
月以寓意云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

時過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面翻嫌粉浣洗粧
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蘇子瞻倅杭日府僚湖中高會羣妓畢聚惟秀蘭不
來營將督之再三乃來時府僚多屬意於蘭者見
其久不至恚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蘭含泪力辨
而府僚終不釋然也適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
手獻座中府僚愈怒責其不恭秀蘭進退無據但
低首垂淚而已子瞻乃作一曲名賀新涼令秀蘭
歌以侑觴聲容絕妙府僚大悅劇飲而罷其詞云

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
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
誰來推綉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
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穠
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風驚綠
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其粉淚兩簌
簌

蘇子瞻通判杭州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矣有營妓
牒乞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

狐從良任便又有周妓色藝超絕爲一郡之魁聞
判亦來投牒欲援例脫籍子瞻惜其去不許判云
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驥北之羣所請宜不
允其敏捷善謔如此

蘇子瞻守杭時毛澤民者爲法曹公以衆人遇之而
澤民與妓羣芳者善及秩滿辭去作惜分飛詞以
贈妓云淚濕欄干花着露愁到眉峯碧聚此恨平
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細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
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子瞻一日

宴客聞妓歌此詞問誰所作妓以澤民對子瞻嘆
曰郡僚有詞人而不及知某之罪也翌日折簡追
回款洽數月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子瞻一日挈
之遊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作叅禪琴操
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
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
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
楊學士驚殺鮑叅軍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

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言下大悟遂
削髮爲尼
蘇子瞻在黃州參寥子自錢唐訪之酒中子瞻令言
奴馬娉娉乞詩於參寥參寥口占云多謝尊前窈
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粘泥絮不逐春
風上下狂子瞻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謂可入
詩料不意此老收得可惜也

唐宋間郡守新到營妓皆出境而迎蘇子瞻送杭妓
往蘇州迎新守菩薩蠻詞云玉童西逐浮丘伯洞
天冷落秋蕭瑟不用許飛瓊瑤臺空月明清香凝
夜燕借與韋郎看莫便過姑蘇扁舟下五湖又西
湖席上代諸妓送陳述古詞云娟娟缺月西南落
相思撥斷琵琶索枕淚夢魂中覺來眉暈重華堂
堆燭淚長笛吹新水醉客各西東應思陳孟公又
白樂天聞歌妓唱嚴郎中詩因以絕句寄之詩云
已畱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詞與艷歌但是人家有
遺愛就中蘇小感恩多

宋時杭妓周韶胡楚龍倩皆有詩名韶好蓄奇茗嘗

西漢志餘 卷之十二
與蔡君謨鬪勝題品風味君謨屈焉蘇子容過杭
大守陳述古飲之召韶佐酒韶因子容求落籍子
容指簷間白鸚鵡曰可作一絕韶援筆揮云隴上
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
長念觀音般若經時韶有服衣白一座笑賞述古
遂令落籍時楚靚同席楚贈之詩云淡粧輕素鶴
翎紅移入朱欄便不同應笑西湖舊桃李強勻顏
色待春風靚詩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
度春解佩暫酬交甫意濯纓還見武陵人

胡楚嘗有贈所歡詩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來處處
是相思若將幽恨同芳草却恐青青無盡時時張
子野老於杭多爲杭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
天與羣芳十樣葩獨憐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入
題遍自身如鼓子花子野甚喜爲之賦詞一闕

云
陳述古守杭時齋閣中有絕句二首綽約新嬌生眼
底侵尋舊事上眉尖問君別後愁多少好似春潮
夜夜添又云長垂玉筯殘粧臉肯爲金釵露指尖

萬斛閑愁何日盡一分真態爲誰添蓋爲佳人叙
幽思也蘇子瞻嘗書此詩并周胡龍三妓詩作一
卷元時柯敬仲得之虞邵菴伯生題其後云祇今
誰是錢唐守頗解湖中宿畫船曉起鬪茶龍井畔
花開陌上載嬋娟又云三生石上舊精覓邂逅相
逢莫重論縱有繡囊畱別恨已無明鏡著啼痕又
云能言學得妙蓮華贏得春風對客誇乞食衲衣
渾未老爲誰靈塔向金沙
陳直方之妾稽本錢唐妓人也丐新詞於蘇子瞻子

瞻因直方新喪正室而錢唐人好作陌上花緩緩
曲乃引其事以戲之其詞則江神子也詞云玉人
家在鳳凰山水雲間掩門關門外行人立馬看弓
彎十里春風誰指似斜日映繡簾班多情好事與
君還憫新鰥拭餘潛明月空江香霧着雲鬟陌上
花開看盡也聞舊曲破朱顏

宋有陳襲善者遊錢唐與營妓周子文甚狎挾之遍
歷湖山后襲善去爲河朔椽宿奉高驛夢子文搴
幃頓蹙輓之不可冉冉悲啼而沒久之得故人書

云子文死矣按其月日則宿奉高驛時也既歸遊
鷺嶺作漁家傲以寄情焉鷺嶺峯前欄獨倚愁眉
促損愁腸碎紅粉佳人傷別袂情何已登山臨水
年年是常記同來今獨至孤舟晚颺湖光裏衰草
斜陽無限意誰與寄西湖水是相思淚
謝希孟者陸象山門人也少豪俊與妓陸氏狎象山
責之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爲妓造鴛鴦樓象
山又以爲言希孟謝曰非特建樓且爲作記象山
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卽占首句云自遜抗機

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
人象山默然知其侮也一日希孟在妓所恍然有
悟忽起歸興不告而行妓追送江滸悲戀而啼希
孟毅然取佩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槳浪花平夾岸
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着如何過我斷不思
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與我心付與他人呵
淳熙初行都角妓陶師兒與蕩子王生狎甚相眷戀
爲惡姥所聞不盡綢繆一日王生拉師兒遊西湖
惟一婢一僕隨之是日王生與師兒有密誓故逼

暮不返比夜生命僕再市酒殺復遊湖中迤邐更
闌舉舟倦寢舟泊淨慈寺藕花深處王生師兒相
抱投入水中舟人驚救不及而死都人作長橋月
短橋月以歌之其所乘舟竟爲棄物經年無敢登
者居無何值禁烟節序士女闐沓舟發如蟻有士
人欲買舟一遊會日已停午雖蓮舫漁艇亦無泊
岸者止前棄舟在焉人有以王陶事告者士人笑
曰大佳大佳政欲得此卽具杯饌入舟遍遊湖曲
盡歡而歸自是人皆喜談爭求售之殆無虛日其
價反倍於他舟

湯賽師居抱劍營擅譽行首負色寡合非豪俊不肯
破顏猥客恐爲所侮不敢登門有惡少詭爲外方
富民部綱者僦館其隣其南有酒館曰花月樓密
邇賽師之室惡少日飲樓中酒家因徵酒逋至其
所館見其行李焜燿騶從甚都意必仕宦富豪也
且年少羹丰姿因誘之曰郎君何故時時獨酌而
不呼侑尊者惡少曰吾觀都城未有絕色酒家曰
君特未之見爾樓北湯氏姊妹曰賽師春春者當

今第一流也春春已爲他郎所畜獨賽師在郎君若欲見之當爲道意也惡少曰子姑詢之良久復命曰事諧矣約來日相候蓋酒家極譽其富盛容止之詳賽師已動心矣至期惡少盛飾而往一見交歡呼酒酣飲出歌婢佐之惡少揮金不少客且能調弄風月舉家大喜頃之惡少復昇釵環條脫一巨篋草草視之皆燦然精金也可值萬緡娼家愈大喜不復細察受而緘之匪連踰月惟恐其去也一日惡少謂其家曰來日當往部中料理某事欲夙起賽師唯唯黎明遣僕隨往惡少以計贖其僕至晚不復來矣往館中覲之寂無踪蹟啟篋視之則燦然者皆僞物也舉家恚恨賽師素有血疾愧鬱而死

宋時秀州鄭文者爲太學生久寓行都其妻寄以憶秦娥詞云花深深一勾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閒將柳帶試結同心日邊消息空沉沉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而今此詞爲同舍見者傳揚酒樓妓館皆歌之

宋時婺州劉鼎臣者儻省試於行都瀕行其妻自製
彩花一枝贈之侑以鷓鴣天詞云金屋無人夜剪
繒寶釵翻過齒痕輕臨行執手慇懃送襯與蕭郎
兩鬢青聽囑付好看承千金不抵此時情明年宴
罷瓊林晚酒面微紅相映明

宋時潭州易彥章被者以優等爲前廊久不歸其妻
作一剪梅詞寄之云染淚修書寄彥章貪却前廊
忘却回廊功名成遂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
紅日三竿嬾畫粧虛度韶光瘦損容光不知何日
得成雙羞對鴛鴦懶對鴛鴦

宋時閩人修軫者以太學生登第榜下取再婚之婦
同舍張任國以柳稍青詞戲之曰掛起招牌一聲
喝采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
初合下安排又不是豪門買獸自古人言正身替
代見任添差

蘇小娟錢唐名倡也俊麗工詩其姊盼奴與太學生
趙不敏甚洽款久之不敏日益貧盼奴周給之使
篤於業遂捷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落

籍不得借老不敏赴官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有祿俸餘貲囑其弟趙院判均分之一以贍院判一送盼奴且言盼奴有妹小娟俊雅能吟可謀致之佳耦也院判如言至錢唐託宗人俸錢唐者召盼奴其家云盼奴一月前死矣小娟以於潛官絹誣攀繫府獄俸從獄中召小娟出詰之曰汝誘商人官絹百疋何以償之小娟以誣攀對且乞賜周旋言辭宛順俸喜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否小娟曰趙司戶未仕時與姊盼奴交好後中科授官去盼奴

相思致疾而死俸曰趙司戶亦謝世矣遣人附一緘及餽物一罨外有其弟院判一緘付爾開之小娟自謂不識院判何人及拆書惟一詩云當時名妓鎮東吳不好黃金只好書借問錢唐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娟得詩默然俸索和之小娟以不能辭俸強之且曰不和那償官絹小娟不得已書云君住襄江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也無俸大喜盡以所寄物與之免其償絹且爲脫籍歸院判借老也

宋季參政家鉉翁於杭州將求一容貌才藝兼全之
妾經旬餘未能愜意忽有奚奴者至姿色固美問
其藝則曰能溫酒左右皆失笑公漫爾畱試之及
執事初甚熱次畧寒三次微溫公方飲既而每日
益如初之第三次公遂喜納焉終公之身未嘗有
過不及之時歸元後公携入燕京公死囊橐皆爲
所有因是巨富人稱爲奚娘子

朱淑真者錢唐人幼警慧善讀書工詩風流蘊藉早
年父母無識嫁市井民家淑真抑鬱不得志作詩

多憂愁怨恨之思后死父母復以佛法并其平生
著作茶毗之今所傳者不過百中之一爾臨安王
唐佐爲之立傳宛陵魏端禮爲之輯其詩詞名曰
斷腸集其詩云靜看飛蠅觸曉窗宿醒未醒倦梳
粧強調朱粉西樓上愁裏春山畫不長又云門前
春水碧如天坐上詩人逸似仙彩鳳一雙雲外落
吹簫歸去又無緣又云鴻鷺鴛鴦作一池須知羽
翼不相宜東君不與花爲主何事休生連理枝又
題圓子云輕圓絕勝雞頭肉滑膩偏宜鱗眼湯縱

有風流無處說已輸湯餅試何郎蓋謂其夫之不
才匹配非偶也張行中題其詩集云女子風流節
義虧文章驚世亦何如蘋蘩時序寧無預詩酒情
懷却有餘愁對鸞花春苑寂苦吟風月夜窗虛丈
夫莫羨多才思宋女不聞曾讀書

淑真詩詞多柔媚獨清晝一絕送春一詞頗疎俊可
喜詩云竹搖青影罩幽窗兩兩時禽噪夕陽謝却
海棠飛盡絮困人天氣自初長詞云樓外垂楊千
萬縷欲繫青春少住春還去猶自風前飄柳絮隨

春且看歸何處滿目山川聞杜宇便做無情莫也
愁人意把酒送春春不語黃昏却下瀟瀟雨

與淑真同時有魏夫人者亦能詩嘗置酒以邀淑真
命小鬟隊舞因索詩以飛雪滿羣山爲韻淑真醉
中援筆賦五絕云管絃催上錦裯時體態輕盈祇
欲飛若使明皇當日見阿蠻無計恍楊妃又云香
茵穩襯半鈎月往來凌波雲影滅絃催緊拍促將
遍兩袖翻然作回雪又云柳腰不被春拘管鳳轉
鸞回霞袖緩舞徹伊州力不禁筵前撲簌花飛滿

又云占斷京華第一春清歌妙舞實超羣只因到
曉人星散化作巫山一段雲又云燭花影裏粉姿
閒一點愁侵兩點山不怕帶他飛燕妬無言逐拍
省弓彎不惟詞旨艷麗而舞態之妙亦可想見也
錢唐陳崱子肅者喜遊俠爲奇俊語存齋瞿宗吉甚
奇之常春日遊湖有句云茜紅女兒歌白苧墨黑
燕子來烏衣後商於閩中盤桓妓館賦詩云青銅
三百一斗酒荔枝十八誰家娘逾一歲而卒甫年
二十三瞿宗吉作念奴嬌詞悼之

西湖志餘第十三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古吳 姚靖 增刪

版蕩淒涼

宣和二年方臘兵自富陽至杭州郡守趙霆棄城走
州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
不可勝計凡擒官吏必斷鬻支體探出肺腸或以
熬油叢鏞亂射備盡楚毒詔命童貫爲宣撫譚稹
爲兩浙制置使發兵十五萬討平之

建炎三年金酋完顏宗弼自安吉進兵過獨松嘆曰
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度哉
知餘杭令曾恩知金兵至與其丞徐聿成率父老
香花迎候恩乃鞏之孫也縣尉楊汝爲在徑山請
監寺爲統領率強壯以禦賊主僧梵仁從之乙酉
宗弼犯臨安錢唐令朱蹕率民兵邀敵欸拒使杭
民得爲逃死計行二十里遇賊逆戰中傷猶叱左
右負已擊賊浙西安撫使康允之未知爲金人遣
將湖州市拒敵得二首視之知爲金人也遂棄城

遁保赭山時直顯謨閣劉昉自楚州赴召在城中
軍民推之以守己丑金人陷臨安初完顏宗弼旣
圍城遣前知和州李儔入城招諭儔與劉昉善至
是削髮左衽而來二人執手而言歔歔不能止有
倡言昉欲以城降者軍民遂殺昉是夕城陷朱蹕
在天竺寺亦遇害後贈昉龍圖直學士四年二月
金人自臨安退兵初完顏宗弼畱臨安聞浙西制
置使韓世忠自江陰趨鎮江恐邀其歸路遂縱火
城中三日夜烟焰不絕大掠金帛子女而去

靖康之亂柔福公主北去建炎四年有妾女子詣闕
自稱柔福虜中潛歸詔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
以舊宮事彷彿能言之但以足大爲疑女子顰蹙
曰金人聚逐如牛羊蹠足行萬里寧復有故態耶
高宗惻然詔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紹興十
二年顯仁太后回鑿言柔福死虜中久矣始知其
詐村詔獄執之乃女巫也嘗遇宮婢言其貌酷類
柔福遂以舊官之事告之因而爲詐乃伏誅前后
錫賚四十七萬緡籍入官

汪立信者徽州人與賈似道書云今天下之勢十去
八九而君臣之晏安不以爲虞夫天之不假易也
從古已然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
分陰以趨事赴工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笑傲湖
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
相仍而求仰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欲折
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其策有三夫內
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見兵可
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

萬人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
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之
無事則汎舟長淮往來遊檄有事則東西齊會戰
守金用刃斗相聞餽餉不絕聯絡應援選宗室親
王忠良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成率然之勢
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
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三二年邊劇
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
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銜壁與觀之禮則

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中以危法廢斥之後元兵
大舉入寇立信卒於高郵伯顏得其上策嘆息曰
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有無名
子詩云厚我藩籬長彼貪不然銜壁小邦男廟堂
從諫真如轉竟用先生策第三

德祐元年五月太皇太后詔諭呂文煥等息兵通好
畧曰賈似道專制朝政十有五年挾智行私矜已
自用結怨軍民失信鄰國戰功當賞而不賞邊費
當支而不支盡心力以守襄城者坐視不救備已

財以贈郢兵者反受譖言遂使諸將離心三軍解
體比者請師出督畏死偷生不戰而逃莫知所在
自古失律之師未有若斯之甚吾已節次明正其
罪但念吾年七十抱病滋久嗣君幼冲兢兢在疚
念北方之兵薄吾近境宗社危急不可寧居似道
召禍至此老身幼主實受其殃念爾文煥世受國
恩久當事任守城六載備殫勤勞爾奕爾文虎皆
受知先朝嘗任巖帥之寄一時捨此度非本心爾
三人在北豈可遽忘本朝之舊不念吾國之危茲

一用手披敷陳至意爾三人爲吾轉道此意於師相
吾老幼雖不足生生靈何辜受此荼毒不知何道
可以息民何辭可以通好通南北之休矣紆社稷
之近憂願亟爲我圖俾王室不壞理宗度宗在天
之靈亦必降福於爾故悉詔爾想宜知悉呂文煥
回書云報國盡忠自揣初心之無愧居危守難豈
知末路之多艱茲祈轉念昔日之微勞庶可少伸
今日之誠款干戈滿眼輕性命於鴻毛弓矢在腰
繫死生於馬足不但驅馳於西北誓將屏蔽於東

南幸以微勞屢收薄効至若襄城之計最爲淮甸
之危蠢爾無厭之戎指爲必攻之地迅烈如水火
之衝激飄揚若風雨之去來坐一日以尤難居九
年而可奈南向高築蓋已扼吾咽喉樊城剪屠又
已去吾羽翼雖劉整首先於犯順而焦然中苦於
黨姦孤城實如彈丸謂靴尖之踢倒長江雖若天
塹欲投鞭而斷流克焰如斯先聲薦至仰天而哭
伏地如哀析骸而爨易子而食尙冀廟堂之念我
急召鄰郡以會兵委病痛於九年之間棄肌肉於

羣虎之口因念張巡之死無救於前尙效李陵之
生冀圖於後國手敗局畱着豈比尋常之機俗眼
據圖視形寧識驪黃之馬是使忠良誤陷於夷狄
烏能絕意不念於鄉閭知死也何補於生有食焉
不任其事因銜北令乃擁南兵視以犬馬報以仇
讐非日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尙何言哉今我
皇上亶其好生開以自新之路明公都督雖是問
罪藹然念舊之情安敢故違永爲昔畔見今按兵
不動臥席不驚撫此良辰聿觀景命且秦穆公之

有殺馬雖野人猶知報恩如齊桓公之相射鉤願
君子終忘忌怨書報兵進如故

乙亥歲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縉妻趙氏孟桂見
爲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齎金
帛與之俾贊和議繼得孟桂回奏云和議將成遂
復賜手詔曰勅孟桂吾老矣不幸遭家多難嗣君
在疚不謂似道失信北朝致開邊釁生靈荼毒宗
社帖危日夜思此惟有流涕忽覽來奏知爾身在
邊方心存宗國且拳拳以講信爲請自非孝順一

念發於天卹疇克有此得書喜幸莫有云喻已詔
丞相遣使通問以全兩國生靈之命尙賴爾委曲
贊助速成和議以慰老懷復遣人以金帛委之繼
而寂然無報及事定孟桂南歸雪川云未嘗爲伯
顏次妻亦未嘗得詔及賜物也蓋奸人乘危造爲
此說以騙脫朝廷金帛爾問探不明有類兒戲國
安得不亾哉

德祐元年九月元世祖命中書右丞相伯顏總軍取
宋諸郡望風敗降世祖乃遣廉希賢嚴忠範等詣

宋議和次建康伯顏以壯士五百護之獨松關宋
守臣張濡以爲北兵叩關率民掩擊希賢等被害
世祖大怒趣進攻之二年丙子正月伯顏次臯亭
山少帝遣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奉表以降伯顏
遣千戶囊加歹等入城慰諭北屋姑好殺拜三字
二月六日少帝率后妃以下詣元營是日元軍駐
錢唐江沙上太皇太后祝曰海若有靈波濤大作
三日潮汐不至伯顏遂以少帝等北去先是臨安
有謠云江南若破白雁來過蓋伯顏之讖也劉靜
修白雁行云北風吹起易水寒北風再起吹江干
北風三吹白雁來寒氣直薄朱崖山乾坤噫氣三
百年一風掃地無畱殘萬里江湖想瀟洒佇看春
水雁來還蓋寓意也

德祐乙亥太學生作念奴嬌云半隄花雨對芳辰消
遣無奈情緒春色尙堪描畫在萬紫千紅塵土鶻
促歸期鶯收伎舌燕作畱人語遶闌紅藥韶華畱
此孤主真過恨殺東風幾翻過了不似今翻苦樂
事實心磨滅盡忽見飛書傳羽湖水湖烟峯南峯

北總是堪傷處新塘楊柳小橋猶自歌舞又祝英
臺近云倚危欄斜日暮鷺鷥甚情緒穉柳嬌黃全
未禁風雨春江萬里雲濤扁舟飛渡那更塞鴻無
數嘆離祖有恨落天涯誰念孤旅滿目風塵冉冉
如飛霧是何人惹愁來那人何處怎知道愁來又
去

元至元十一年丙子二月伯顏以宋謝全兩后以下
北去有王昭儀者名清惠題滿江紅詞於驛壁云
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恩承雨露玉

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
朝鞞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
誰說對山河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
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五月
二日抵上都朝見十二日夜宋宮人陳氏朱氏與
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縊死朱氏遺四言詩於袖
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爲北臣妾
輩之死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世祖覽之
命斷其首懸全后所清惠懇請爲女道士號冲華

王昭儀之詞傳播中原文天祥讀至末句嘆曰惜也
夫人於此少商量矣爲之代作一篇云試問琵琶
胡沙外怎生風色最苦是姚黃一朶移根仙闕王
母懽闌瑤宴罷仙人淚滿金盤側聽行宮半夜雨
淋鈴聲聲歇彩雲散香塵滅銅駝恨那堪說想男
兒慷慨嚼穿齧血回首昭陽離落日傷心銅雀迎
新月筭妾身不願似天家金甌缺又和云燕子樓
中又捱過幾番秋色相思處青年如夢乘鸞仙闕
肌玉暗銷衣帶緩淚珠斜透花鈿側最無端蕉影
上窗紗青燈歌曲池合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向
南陽陌上滿襟清血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
分明月笑樂昌一段好風流菱花缺

岳州徐君寶妻某氏被虜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
杭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數欲犯之而終以計脫蓋
某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殺之也一日題滿庭芳詞
一闕於壁上投大池中以死詞云漢上繁華江南
人物尙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
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

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埽地多休幸此
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
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

至元丙子臨安將危時文天祥語幕官曰事勢至此
爲之奈何客曰一團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
請皆死文笑曰公知昔日劉玉川乎與一娼狎情
意稠密相期偕老娼絕賓客一意於劉劉及第授
官娼欲與赴任劉患之乃給曰願與汝俱死必不
獨行也乃置毒酒令娼先飲以其半與劉劉不復
飲矣娼遂死劉乃獨去今日諸公得無効劉玉川
乎客皆大笑

至元丙子北兵入杭廟朝爲墟有金姓者世爲伶官
流離無所歸一日道遇左丞范文虎向爲宋殿帥
將熟其爲人憐之謂金曰來日公宴汝來獻伎不
愁貧賤也如其言往爲優戲云某寺有鐘寺奴不
敢擊者數日主僧問故乃言鐘樓有大神怖不敢
登爾主僧亟往視之神卽跪伏投拜主僧曰汝何
神也答曰鐘神主僧曰旣是鐘神如何投拜衆皆

大笑文虎不擇其人亦不顧卒以不遇識者莫不多之

汪元量字大有錢唐人當度宗時以善琴出入宮掖元兵入城賦詩云錢唐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酒淚濕鈴鑿童兒賸遣追徐福孺鬼終須滅賀闕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呼韓又曰西塞山前日落處北關門外雨連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亂點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奏罷降元表

臣妾簽名謝道清頃之從三宮北去畱滯燕京時有王清惠張瓊英皆故宮人善詩相見輒涕泣元量嘗和清惠詩云愁到儂時酒自斟挑燈看劍淚痕深黃金臺迥少知己碧玉調高空好音萬葉秋聲孤館夢一窗寒月故鄉心庭前昨夜梧桐雨勁氣瀟瀟入短襟世皇聞其善琴召入侍鼓一再行駸駸有漸離之志而無便可乘也遂哀懇乞爲黃冠世皇許之瀕行與故宮人十八人釀酒城隅鼓琴叙別不數聲哀音哽亂淚下如雨張瓊英送之

詩云客有黃金自壁懷如何不肯贖奴回今朝且
盡穹廬酒後夜相思無此盃元量既還錢唐往來
彭蠡間風跡雲影條無寧居人莫測其去畱之蹟
遂傳以爲仙也人多畫像祀之自號曰水雲子士
流多題詠其事乃賢詩云一曲絲桐奏未休蕭蕭
笳鼓禁宮秋湖山有意風雲變江水無情日夜流
供奉自歌南渡曲拾遺能賦北征愁仙人一去無
消息滄海桑田空白頭李吟山詩云青雲貴戚玉
麟兒曾逐鑿車入紫闈王母窗前窺面日太真膝

上畫眉時滄溟水濶龍何在華表秋深鶴未歸三
尺焦桐千古意黃金誰與鑄鍾期馬易之詩云三
日錢唐海不波子嬰係紐納山河兵臨魯國猶絃
誦客過商墟獨嘯歌鐵馬渡江功赫奕銅人辭漢
淚滂沱知章喜得黃冠賜野水閒雲一釣簑

少帝之寓燕京也淒涼無賴時汪水雲以黃冠放還
少帝作詩送之云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
臺下客應是不歸來

少帝既封瀛國公及長世祖以公主配之一日與內

宴酒酣立傍殿楹間世祖恍惚見龍爪拏櫻狀時
有獻謀除滅者世祖疑而未許瀛國公密知之乃
乞爲僧往吐蕃學佛法因挈全后公主姬御遁居
沙漠易名合尊長子亦爲僧名完魯頊之復誕一
子時明宗爲周王時亦遁沙漠與少帝公主往來
遂乞少帝子與其妻邁來的爲子長名妥權帖睦
爾卽順帝也今其子孫世長沙漠亦天道好還之
報也

虞伯生際遇文宗置奎章閣爲學士順帝爲明宗子

文宗忌之遠竄海南詔書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
以爲非其子伯生筆也文宗晏駕寧宗立八月崩
國人迎順帝立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
四方毀棄舊詔書伯生時在江西詔以皮繩縛腰
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嫉之者爲十七
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
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稿呈順帝覽之曰此我家
事豈由爾書生耶遂得釋兩自由是喪明時有無
名子爲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

元君召公尙公主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伸手執
金柱化爲龍爪擎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
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胸幸
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
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
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
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主受虜
仁義綽有二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
其隆

興化陳文龍志忠者度宗時狀元及第德祐未歸守
本州北兵入閩不屈生縛至杭初文龍在太學累
試不入格一日夢太學土神岳侯請交代自謂必
死於學恒悒悒不樂旣而廷對第一仕宦顯達前
夢不復記矣及守鄉郡又夢神通詩首言交代後
著年月日至元心甚駭愕未幾國亾家陷身俘至
杭拘繫於太學病將絕以前夢語故人趙有得因
嘆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皇宋未亾之
前鬼神已奉其正朔矣吾今病且死而適囚太學

得無爲太學士神乎果卒

李太尉者故宋巨璫國公爲道士號梅溪能言故內事嘗遇葫蘆井揮涕曰先時上釘金字大牌口皇帝過此罰百金又有金二提舉者其內人故宋內史官也兩鬢俱禿蓋任此職者例裹巾巾帶之末各綴一金錢每晨用以掠髮入巾故久而致然也其言宋時每日輪內史官六人侍帝左右以紙一番從後端起筆書帝起居旋書旋卷暮付史館內史官別居一官官門金字大牌曰官家無故至此

罰金一鑑觀此二事可以見宋朝家法之嚴矣

元時有傅按察者嘗作鴨頭綠一詞悼宋云靜中看

記昔日淮山隱隱宛若虎踞龍盤下樊襄指揮湘漢鞭雲騎圍繞江干勢不成三時當混一過唐之數不爲難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掛征帆龍舟催發紫宸初卷朝班禁庭空土花暈碧輦路悄訶喝聲乾縱餘得西湖風景花柳亦凋殘去國三千遊仙一夢依然天淡夕陽間昨宵也一輪明月還照臨安又有越僧作錢唐懷古詩云天定終難

恃武功不堪雙淚濕東風百年南渡斜陽外十里
西湖片雨中燕子來時龍輦去楊花飛徹鳳樓空
倚筇曾向高峯望山掩江城霧氣籠

唐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滄瀨以
養母至元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楊璉真伽率其
黨頓蕭山發宋諸陵攫珠襦玉匣焚其髻棄骨草
莽間珏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
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
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收遺骸共瘞之越七

日總浮屠下令哀陵骨雜牛馬枯骼築一白塔壓
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感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
猶存也珏墓骨後又於宋長朝殿掘冬青樹植所

函土堆上

作冬青樹行二首云

馬垂問曉形南面

欲起語野麕尚純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恰飄蕩白
日哀后土六合忽惟事蛻龍挂茅宇老天鑿區區
千載護風雨又云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新
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
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

云珠忘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
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杯自築珠宮土雙匣
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
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
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鳧玉雁又成埃班竹臨
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
天台陶九成日唐義士傳雲溪羅有開所撰也讀之
掩卷泣下皇慶初遂昌鄭明德書林義士事云宋
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陵時

故爲丐者背竹籬持竹夾遇物夾投籬中以計收
得高孝兩朝骨歸塋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
云一杯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
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云空山急雨洗巖花
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
誰家又云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朱襦一夜開猶
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奉香來餘七首尤悽怨
則忘之塋後德陽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植於
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云冬青花冬青花

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
微雪石根雲氣籠所藏尋常螻螻不敢穴移來此
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寇飛繞百鳥臣夜
半一聲山竹裂又云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
聲天地裂此五詩與唐傳語微不同書中有雙匣
字則收兩陵骨得非林義士詩而羅雲溪誤竄入
傳中但云移宋長朝殿冬青植兩土上竊意會稽
去杭隔一水或者可致若東嘉相望千餘里豈容
易持去不枯活也則又疑是唐義士詩豈唐起謀

時林已先得兩陵骨耶抑得唐所易他骨耶周密
癸辛雜識又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楊髡發陵事
起於天長寺僧聞成於演福寺僧澤蓋天長乃魏
獻靖王功德院聞欲媚楊髡遂獻寺發冢得金玉
以此起發陵想澤一力贊成之俾泰寧寺宗愷宗
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陵地楊髡遂部衆發
陵先啟寧宗度宗理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白氣
亘天理宗之屍如生或云含珠有夜明者乃倒屍
樹間三日竟失其首中官陵使羅銑買棺收斂大

動垂絕是夜聞西山皆有哭聲十一月復發徽欽
高孝光五帝陵孟韋吳謝四后陵徽陵止朽木一
段欽陵木燈檠一枚而已蓋梓宮金虜僞爲之二
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返也高陵骨髮盡化孝
陵止頂骨小片昔聞得道之士吮骨而仙未聞弁
骨化去者光寧與諸后儼如生羅陵使復斂之陵
中金錢以萬計爲屍氣所蝕如銅錢狀以故諸髻
棄不取往往爲村氓所得一氓得孟后髻髮長六
尺餘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度置一堂中奉事之
自是家道寢豐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卽死氓恐乃
以髻髮歸壙中方移理宗屍澤以足蹴其首隨覺
奇痛一點起足心遂苦足疾爛墮兩股而死聞倚
楊髯勢奪鄉人田讐家毆之死愷與楊髯分贓競
死據此則雲溪所傳歲月絕不同戊寅歲爲至元
初法制未定諸髻或得橫行若乙酉歲相去又八
年天下大定疑無此舉但云高陵骨髮盡化孝陵
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何骨林義士所收又
何骨也

華亭彭瑋曰元世祖三十一年甲申丞相桑哥以江
南總浮屠楊璉真伽表裏爲姦嗾僧嗣古妙高上
言欲毀宋諸陵泄旺氣明年乙酉正月桑哥矯制
可其奏遂發諸陵取金玉又哀諸帝后遺骸建白
塔於臨安故宮截理宗頂以爲飲噐未幾髡胡事
敗飲噐亦籍於官以賜帝師發陵時義士唐玉潛
林景熙收骨葬別山中植冬青爲識遇寒食則密
祭之玉潛後獲黃袍引兒報德之夢生子琪爲名
儒羅雲溪傳其事謝翱爲托庾詞作冬青引曰冬

青樹山南垂九日靈禽居上枝白衣種年星在尾
根到九泉護龍髓恒星晝夜隕不見七度山南與
鬼戰願君此心慎勿疑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
粟光離離白衣人拜地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解
者曰謂應在庚金竄甲木也元文宗生年甲辰紀
元天曆當時引陶弘景負宸飛天曆終是甲辰君
之語以爲受命之符或問宋國祚於邵子邵子對
以五更頭蓋以五庚申也而元讖亦曰大元之後
有庚申順帝庚申生纔六庚爾明初洪武元年正

月高皇帝遣工部主事谷秉毅卽北平索飲器於西僧汝納鑿藏深惠詔應天府尹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諸鳳臺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六月庚辰上覽浙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之舊穴云

元章祖程謂楊總統發陵時以理宗醢骨投湖中林景熙購漁者往取之乃盛二函託言佛經瘞越山之北又厓山志云元人發陵以骨投水政和人余則亮網得理宗醢骨而瘞焉按輟耕錄所載唐林收骨事無投湖網得之談則亮又元末人何緣預

世祖時事理宗醢骨旣云已瘞越山則國初所歸又何物也續綱目據唐玉潛傳謂發陵在至元十五年十二月元史續編謂在二十一年九月癸辛雜識謂在二十二年八月今觀續編載二十二年九月建佛塔於宋故宮則與癸辛所載月日相繼以是年八月發陵九月建塔爲合周密宋末人其所志當爲實錄若續編二十一年發陵明年九月始建塔則暴骨當一年唐傳十五年發陵越七日築塔則與續編建塔歲月違悖八年未知何者爲

可據也

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杭州知府福清陳公仕賢擊楊
璉真伽等三髡像於飛來峯臬之靈隱山下田汝
成爲之記其畧曰飛來峯有石人三元之總浮屠
楊璉真伽闍僧聞剎僧澤像也蓋其生時刻畫諸
佛像於石壁而以已像雜之到今三百年莫爲搃
擊至是陳侯見而叱斬之身首異處聞者莫不言
然稱快焉

至正壬辰秋七月紅巾陷錢唐胡仲彬者杭城勾欄
中演說野史者也時登省官之門因得資緣淮授
巡檢至正四年七月招募無藉之徒文其背曰赤
心護國誓殺紅巾八字爲號將遂作亂爲其叔告
捕斬之

至正壬辰癸巳間浙江潮不波其時彭和尚以妖術
爲亂陷饒信杭徽等州未幾尅復又爲張九四所
據浙西不復再爲元有昔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亾
元末海潮不波而元亾亦天數之一終也

至正十六年二月紅巾陷平江江浙行省丞相塔失

帖木兒大懼召楊完者以兵來守杭州楊完者武
岡綏寧之赤水人初羣無賴嘯聚溪洞完者內深
賊持權詐故衆推以爲長王事日棘湖廣陶夢禎
舉師勤王聞苗有衆習鬪擊往招之由千戶累階
至元帥夢禎死樞密院判阿魯恢總兵駐淮西仍
用招納旣得旁緣中國不復可控制畧上江順流
而下抵儀真度楊子宿留廣德吳興間至是應召
來杭以兵劫丞相陞本省叅知政事填募民入粟
空名告身予之卽拜添設左丞所統苗獠洞猺峇

刺罕等無尺籍伍符無統屬相謂曰阿哥曰麻線
至稱主將亦然喜着班爛衣衣袖廣狹修短與臂
同幅長不過膝袴如袖裙如衣總名曰草裙草袴
固脰以獸皮曰護項束腰以帛兩端懸尻後若尾
無間晴雨被毡毯狀絕類犬軍中無金鼓雜鳴小
鑼以節進止其鑼若賣貨郎擔人所敲者士卒伏
路日坐草軍行尙首功資抄掠曰檢刮所過無不
殘滅擄得男女老者幼者若色陋者殺之壯者曰
土乖少者曰賴子皆驅以爲奴人之投其黨者曰

入火婦人艷而哲者畜爲婦曰夫娘一語不合卽
刺以刃駐兵城東菜市橋外濬刑以逞雖陽尊事
丞相而生殺予奪恣意行之丞相僅得署成案而
已築營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玉帛皆在焉以
爲郡塲計用法刻深任勢立威而鄧子文金希尹
王彥良之徒又悉邪佞輕佻左右交煽氣欲翕忽
時左丞李伯昇行樞密同知史文炳同僉呂珍等
皆先寇淮旅而降順者各有精兵丞相與之合謀
以其衆攻完者完者懼遣吏致牲酒於文炳爲可
憐之意曰願少須臾母死得以底裏上露報不可
完者乘躁力戰而敗盡殺所有婦女自縊以死獨
平章慶童女以先在富陽得免平章女已嘗許嫁
親王爲完者強委禽焉故數其罪者以此居首文
炳解衣裹屍瘞之

至正十九年己亥冬十二月金陵遊軍斬關而入突
至城下城門閉三月餘各路糧道不通米價湧貴
一斗值一十五緡越數日米旣盡糟糠亦與米價
等有費力人則得食貧者不能也又數日糟糠亦

盡乃以油餅搗屑啖之老幼婦女三五爲羣行乞
於市雖姿色艷麗而衣衫齊楚不暇顧也至有合
家父子夫婦兄弟結袂把臂共沉於水者亦可憐
矣一城之人餓死者十有六七軍旣退吳淞米航
湊集聊藉以活而又大半病疫死杭城爲之一空
至正二十一年張仲舉爲承旨在都下寄浙江周叅
政伯琦詩云天子臨軒授鉞頻東南無地不紅巾
鐵衣遠道三軍老白骨中原萬鬼新義士精靈虹
貫日仙家談笑海揚塵都將兩眼淒涼淚哭盡平
生幾故人觀是詩時事可知矣

劉伯溫悲杭城歌
觀音渡口天狗落北關門外塵沙
惡健兒虬髮走如風女哭男啼撼城郭憶昔江頭
十五州錢唐富庶稱第一高門畫戟擁雄藩豔舞
清歌樂終日割臙進酒皆俊郎呵叱閒人氣驕逆
一朝奔迸各西東玉斝金杯散蓬葦清都太微天
聽高虎畧龍韜緘石室長夜風吹血腥入吳山浙
河慘蕭瑟城上陣雲凝不飛獨客無聲淚交溢
元之將亂也上下以墨爲政時廉訪司官分巡州縣

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迎送其音節則二聲
鼓一聲鑼後來風紀之司賊汚狼藉有輕薄子弟
爲詩嘲之曰解賊一鑼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
鑼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
元時官吏貪酷害民天下皆然而蘇杭尤甚豪強則
肆爲兼弁侵侮畸零時有靈隱寺富僧舉貲於人
而人負之者凡數十輩僧具狀於縣負者患之乃
行賂於譯吏頃之達魯花赤譯審狀詞顧問吏曰
是僧云何譯吏曰是僧自陳功德圓滿告乞坐化
達魯花赤曰善哉善哉判狀如所請僧竟不知也
意以爲准行矣趨出縣門則衆負者扶翼登輿以
旛幢迎出錢唐門外積柴數丈擁縛於上縱火焚
之刑政如此安得不亂

長江以南之門戶也
 其地險峻
 上城亦水
 其地險峻
 上城亦水
 其地險峻
 上城亦水



